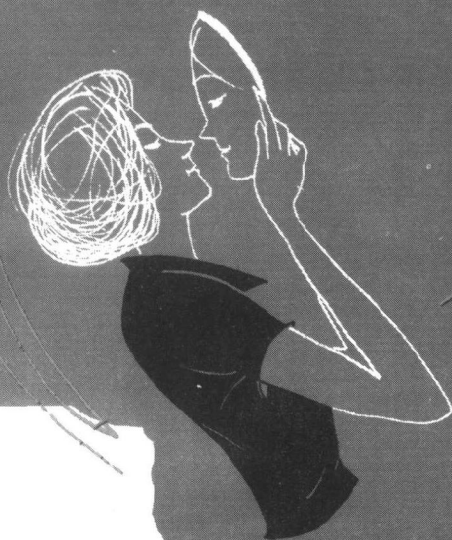


Emotion

聚焦女大学生 生有介质



生活领域是表现女大学生真实状态的最佳视点。复归那里，一幅幅小小的底片正在倾诉着一个个未经注水的动人的故事。

爱无戏言——我会用我的爱去爱你

爱情和学业在大学里似乎被公认为一对难分胜负的冤家。学校总是打着“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旗号；而学生自己也总是在两者之间徘徊，有的人迷失于情义两难全，但也有人是在大喊：在学习中恋爱的感觉真好。

和许多同龄的朋友一样，我的恋爱履历也是从大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开始写起的。没有什么狂风暴雨式的感情激荡，没有所谓功名利禄的外在影响，我们携手走过的是一条心与心互动，情与情碰撞，爱与爱共鸣的平坦而婉转的田园小径。

那是在入大学后参加的第一个元旦晚会，系里的领导、学生会干部以及数不清的到处人头攒动的欢歌笑语场面，这是我以前只在电视上见过而从未亲身经历的热闹景观。联欢会过后，是更为欢快、沸腾的新年舞会。看着那么多同学双双对对、翩然而舞，我好是羡慕。因为害怕自己对音乐节奏的感觉不够准确，还有场上很多人跳出的、我从未见过的舞式与花样，都使我踌躇再踌躇，观望再观望，脚像被吸铁石粘到了地上，不能，也不敢迈进舞场一步。所以当有几个男生邀请我的时候，我都用诸如“脚最近扭伤了”的谎话推谢掉了。

舞会进行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有一个高大、白净、帅气十足的高年级男生直冲我走来，邀请我和他一起跳，我又故伎重

演说不会，可他的手就一直伸着做邀请的姿势，眼睛也含笑地一直看着我。当着那么多熟悉与不熟悉的同学，我只有妥协了，和他步入舞池。他的舞跳得很棒，舞步轻松、动作舒展，牵引指向适度而明确，我好像一下子找到了节奏感，悠然地随着他跳了一曲又一曲。那场舞会，他没有另换舞伴，直到曲终人散，我俩的舞兴好像还在燃烧。他说从没有跳得这么尽兴过，以后再有舞会他想还找我，我发自内心地连连点头。

之后他便频频约我，“今晚有舞会”那已经成为开始认识时，他想约会而又不直说的借口了，这个秘密是我俩之外的任何人都读不懂的藏在两人心中甜蜜而温馨的暗语。每次头脑里闪过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血液好像就在暖暖地上涌。

很快，我们就由地下转入了地上，出双入对，风光无限。同宿舍的姐妹都很羡慕，夸我有眼力、有能力，把一个一米八的大小伙子指挥得鞍前马后地随时呼应着。我告诉她们，其实那不是我在指使他，完全是他心甘情愿地陪护，这下她们几个就更眼红了——我好生陶醉。

大学之爱，就是这般纯真，彼此看中的不是功利、不是地位，学生会主席虽是学生中头戴耀眼光环的人，但他也并不比普通学生更容易获得女孩子的芳心；大学之爱，也没有人会过分的计较将来，预测发财程度、设计社会位次、能否荫妻禄子等等。当社会上男女恋爱时，每天都为“我该拿什么去爱你”来麻烦自己、以此考验爱情的深度而又不得不做、不敢不做的时候，大学生的回答简单而又直接：“我会用我的爱去爱你。”有了它，一切功名利禄全都黯然失色，因为你拥有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真情之爱。

我俩关系一直很好。在远离亲人的环境里又找到了真心关爱自己的人，那种感觉是花多少钱也办不到的。吃饭时他会把

菜里为数不多的几片瘦肉夹到我碗里，秋风乍起时出门他会把外套脱下为我披上，我要出校门他会跑来跑去为我借自行车，我受了委屈他会耐心精心地安慰我，直至我破涕为笑……

我对他的爱也是没有丝毫地掺杂使假，我用我从未摸过针签的手精心织出平生的第一件作品——一条藏蓝色的围巾，在他生日的时候，亲手给他围上。他情不自禁地抓起我的手就热烈地吻着，突然，他的动作停止了，抬眼凝望着我，眼里浸满泪花，他小心地捧着我的心，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你手指上的血泡是为我织围巾磨伤的？！我无言以对，紧紧地被他拥在怀里。

除了生活上的相互照顾，在学习上我们也彼此督促，在他大三就要结束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想考研。那时我正在读大二，学业上虽然比较顺手，但要经历若干考试，也是无法轻松。所以在恋爱中我们又加进了一个重要的环节，每晚必须到自习室或图书馆去，每天除了上课以外的学习时间不能少于三个小时。我们不能只踏爱情路，不种学业树，我们的目标就是学业与爱情二者兼得。我俩都是那种认准了的事情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搏一把的性格。在学习中学爱的感觉真好，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拥有更多知识、更多爱情的交替上升中快速地进步，没有厌倦、没有懈怠，只有帮助、只有督促，最后他如愿地得到北京某重点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通知，我也在大学三年级这一年考过了英语六级与计算机二级，并在学校组织的“五四”大学生文化节的主题演讲上摘取亚军。

生活每天都是新的，心情每天都是充实而快乐的，感情的轨迹也在进步中越积越高，在送走他读研以后，我现在正在他的全力帮助下积极备考，人生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考研，而且一定要到北京去读研。

人们常说爱情是把双刃剑，舞弄不好就会伤己且及人，但我却有着独特的体会：爱情在我的眼里像个助推器，运用得当能把你送上九霄云外，一饱苍穹的震撼与撞击。不信，你就用心用情去体味一番吧！

聚拢心情——苦涩学业路何日见终端

不论求梦的路上会遇到多少苦痛，我们都将义无反顾地坚持不已，因为有太多的人在关注着我们，因为他们为此可能已经耗尽了毕生的精力。

接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爹娘脸上洋溢的笑容是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的，他们虔诚地捧着那一页薄薄的纸，好像接手中的是一张圣旨。由于识字不多，他们迫不及待地让我念给他们听。当我带着一点微薄的自豪感完通知书的时候，屋里的空气却好像凝结了一般，爹娘脸上的笑意不知不觉中变得僵硬，那是我不敢、也是不忍正眼瞧一下的苦楚和无奈。

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成为大学生不仅是光宗耀祖的喜事，还意味着每年必须支付高达五千元的学费以及其他费用。开学之初，不光是要缴足学费，还要求一次性交清其他各种费用，算在一起至少需要八千元，而八千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家人即使每天不吃不喝、只创造不消费的情况下，还要至少坚持三年的连续积累数额。

上高中的时候，由于我一贯的勤奋好学，成绩没有低过年级前五名，老师说只要发挥正常考个重点是没有问题的。黄土

堡堡里要飞出金凤凰的消息，不知怎么的传到了爹娘的耳朵里。于是有一天，爹直接找到班主任，说希望让我住宿，好安心学习。当时我家离县城大约有十几里的路程，高三以前我一直没舍得住宿，原因自然是走读能给家里省些费用。住宿每年大约花费在七八百元左右，这是走读花费的三四倍了。家里除了要供我上学外，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弟弟，以及患半身不遂早已不能自理的爷爷。一家人俭朴地过着还算温饱的日子。

为了我和弟弟能安心上学，爹娘在我们面前从未说过一个难字。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俩把书读好，他们吃啥苦也值了。接到我的通知书后，第二天一大早，爹就到建筑工地上做小工了，起早贪黑干上一天，也只有 15 块钱的收入。他虽然是 50 岁刚出头，看上去却要比实际年龄大好多，艰苦生活的磨砺在他瘦削的脸上留下的是一层层干涩、黑里透红的粗糙硬皮。小工干的是纯体力活，那是连年轻小伙子也叫苦不迭的粗重体力劳动，而爹却在硬扛着，用他已经称不上结实的肩膀支撑着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尽管在体力严重透支的情况下，爹还要在伙食上为我省吃俭用，每天带着娘自蒸的馒头与一些自家腌制的咸菜到工地上解决饮食，那里没有加热的地方，爹的牙已经好几年不敢嚼硬东西了，为此他只能就着凉水、伴着工地上飞扬的尘沙把干硬的馍吞下去。

就这样东拼西凑，串遍所有的亲戚，才算把第一年的学费凑齐了。可是生活费怎么办，面对这个难题，我们一家人一筹莫展。众乡亲都说，先送娃上学要紧，过了开学的日子人家就不收了，等回来以后，再想办法把钱的事弄妥。开学那天，爹贴身揣上所有的费用，就亲自送我上路了。那是我们平生第一次坐火车，新奇、紧张都有，但我的心里就是找不到一丝快乐。我始终在想，我要是个身强体壮的男孩子该多好，不用爹

娘操这么大的心，费这么多的力……

在火车上，我们属于没有买到坐票的那一类人。上学的和送孩子上学的都很多，有坐的，也有站的，形形色色的人把车厢里挤得透不过气来，我和爹被人流推涌着，在过道里吃力地站着，简单的两包行李被爹塞在座位下面，想坐在地上或包上那是毫不可能的。站了大约不到两个小时，我开始感觉有些虚脱，脸色变得惨白，头晕沉沉的，眼前的事物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晰，汗珠连成串地不断往下淌，嘴唇被咬得发青，两只手嗖嗖地冒着不舒服的寒意。这是爹未预料、未见过的事情，看到我这副样子，他一会儿摸摸我的头，一会儿拽拽我的手，最后用他的长胳膊拢着我，好让我的头靠在他高大的胸膛上歇一歇。在家里的时候，我们父女俩可从没有这样接近过。他的手是那样的粗大，厚厚的老茧布满掌心，长期的劳作使十指的关节特别地突出，手背上深浅不一的已经固化的血道道，还有那洗不净的水泥、油漆混着在一起的残痕。爹的呼吸是那么粗重，从他鼻孔里吹出的凉气，好像是个小电扇，从我的头部向下缕缕地吹遍我的全身，那是一种令我辛酸却陶醉的抚慰。此时的泪水已经在我的眼眶里积蓄得令我无法控制了，我开始在父亲的怀里默默地哭泣，同时我还在尽力地掩饰，因为这一切我一点也不想让父亲感觉到。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我感觉体力一点点回到了我的身体里，我抬起头，离开了爹的怀抱。爹的双眼和我深深地对视了一下，随即转向了窗外。在此过程中，爹与我始终一句话也没说，但我已经清清楚楚、透心透骨地感觉到父爱的存在，那是一股暖暖的暗流在我心底流淌。

大学生涯的第一天，有苦有累，有说不出的辛酸和彻底感悟的父女情怀。正是带着全家人的希冀，我在读大学的四年时光里，没有时间去闲暇，没有精力去无聊，没有参加任何“派

系”的争端，我觉得那不是属于我的游戏，我还像高中时一样一如既往。

不管在别人的眼里，我这个只知读书、整夜爬格子的家伙有多书呆子气，但我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知道在远方的爹娘比我还要活得不易，对我来说，休息、玩乐就是最大的不孝。为此，我敢对天发誓：不论求梦的路上会遇到多少苦痛，我都将坚持不已。

名利炮弹——青春价值几发

没必要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失去将来的大好前程；也没必要为了几个钱就过多地丧失自己。

大学校园里有一句流行已久的话：“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惟妙惟肖地展示出一个特别的族群——把功利、荣华、享乐作为人生最高准则，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现实派”学子。

有“百灵”美誉的闻慧，是某大学音乐系大三的高才生。她来自天府之国四川，是有着天然佳丽气质的独生女儿。从小被父母视做掌上明珠，因为有个好嗓子，并有父亲爱好音乐的业余水平的潜心指点，直到上高中，家里才下定决心，找个专业美声老师给她辅导。以前不是父母没有把孩子朝音乐方向培养的想法，而是学音乐花费太大，父母两人都在不太景气的国企上班，实在力不从心，懂事而要强的女儿完全理解父母的做法，在有了美声老师的指导后，她加倍刻苦练声，进步十分明

显。1997年金秋，在父母的伴送下，她如愿地坐到慕名已久的某大学音乐系的课堂里。

闻慧格外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她在校园内的路是单一的，宿舍——课堂——琴房——食堂。与那些活跃得无以复加的艺术系学生相比，有人说她是只孤独而高贵的天鹅。不管别人怎么说，她依然我行我素，在音乐的圣殿里吸取有利于自身成长的营养。“我的内心是充实的，我的眼界是辽远的。正如父母死活不同意我找份兼职工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那样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坚持做下来的结果，就是在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得到了被同学们羡慕的一系列荣誉。当我把喜讯传回家里的时候，母亲在电话的那一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还是父亲镇静，告诫我还要继续努力，一心把学习搞好，不要想着挣钱贴补家用，那样就会分心，影响能力的充分发展……拿取现在本事不大时挣来的小钱，就会距离挣大钱的理想越来越远等等。”闻慧的日记经常写下这样一些真实的思绪。

父母考虑的问题，闻慧心里很明白，因为她知道父母完全是在为自己的将来着想。越是这样，闻慧就越是自责。因为从最近两三个月家里寄来的生活费上就可以猜出，厂里的效益可能更不好了，要不父母怎么舍得在花费上给女儿减少呢。要强的闻慧决定试试自己的潜力，在其他同学的引荐下，她来到本市开发区一家比较有名的大饭店，在那里唱歌。闻慧的气质、长相、歌声、学问、性格，让老板连连点头，只试唱了两首，老板即拍板同意留用，从当晚起就算正式上班，每晚两个小时，报酬60元。此情此景，闻慧的心里真是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形容，因为父母始终对自己打工一事坚决反对，现在他们远在千里之外，不告诉他们，他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但从未瞒过父母的一向诚实的孩子，今天却故意犯了一个大错误。闻慧

又想这不也是在替父母着想吗，因为自己都快 20 岁了，还完全依赖父母，实在太没出息了。再说自己花才气、力气挣钱缓解生活的困窘，谁能说做得不对呢？

在鲜花与掌声中，闻慧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觉得就这样做下去，虽然累点，但钱拿得踏实。此时，歌房里又来了一个叫“夜莺”的姑娘。她的嗓子、气质、长相都很一般，但衣着暴露、动作忸怩做作，充满诱惑，歌词内容不知经过什么人的篡改，充满“黄料”。那一晚老板没让闻慧登台，规定她只看不唱，还美其名曰：“观摩”。散场后，老板把闻慧叫到前厅，严肃地告之，从下周起，就要按照这种风格来唱，做不到的话，就自动别来了。闻慧没有按照老板的要求去做，上完本周的班，就自动提出辞职。

这段不到两个月的打工经历，使一直呆在校园里的闻慧感到想做自己希望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单纯的清高有时会失去赚钱的机会，忍辱负重的事情又做不来，真是应验了商人眼里学生都是“穷酸相”的说法。还有一个月就要放暑假了，同学们都在议论这最后一个暑假怎么渡过。

闻慧的打算很简单，她自我推销到一家唱片公司做见习，没有底薪，收入按推销的业绩提成，这对于不太爱说话的闻慧来说是个只大不小的挑战。但她看中的不仅是锻炼机会和有可能拿到的丰厚收入，还有就是能在这里经常见到一些音乐界的头排人士，这是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见识和眼光。

很快闻慧就在这里混出了人缘，她撞见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好运。一位业内人士对她直言：“闻小姐，不想出国深造吗？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到国外发展的机会比国内多多喽。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找担保人。手续好办，只要你把钱准备好了，大约六七万吧，其他的事情我就甘愿为小姐效劳了。”晚

上回校的路上，闻慧在头脑中一直盘旋这样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和父母商量，告诉他们后，他们准会同意去，但钱又怎么解决，这不是成心让他们着急吗。如果不告诉他们，靠自己找点儿挣钱多的事儿做做，也许……哪来得那么多顾虑呀，机不可失，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到明年这时候可就全完了。

也许是和社会上的各色人等接触多了一点的缘故，闻慧听说陪酒的事来钱快，又不费什么力气，况且晚上工作，白天上课，时间上不冲突，再说大四的课程本来就少，对付起来比较容易。所以她很快就凭自己的丽质和温文尔雅的学生身份在某星级涉外饭店找到了工作。上班那天晚上，部门经理特意叮嘱她，穿着上不要像一般的陪酒女那样花哨妖艳，要保持女大学生独特的纯静，发挥出你的长处。陪酒的底薪虽然不高，但提成直接与业绩挂钩，只要努力诱使客人掏腰包，月结的时候就会有让自己满意的收获。

为了实现出国的梦想，为了将来能让父母过上出人头地的生活，自己多喝几杯，就能哄劝客人多喝，酒的销量就会直线上升。“舍得年轻的胃，换来将来的位”，一切就在杯光酒影中荡来荡去，要哪一个呢。闻慧的独特气质和劝酒能力，赢得的战绩是她事前没有料到的。月结时部门经理给了她一个装得鼓鼓的信袋，她点了点，将近四千元，这可是很多陪酒女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看着那些衣冠楚楚、名车接送、美女绕肩的所谓达官新贵，看着他们挥金如土、为所欲为、骄奢淫逸的生活，闻慧的内心悄悄地失衡了，凭什么他们就能慷国家之慨到处寻欢作乐，还口口声声“平时工作压力大，业余时间需要放松放松。休息本身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吗……”闻慧虽然不胜酒力，但为了多挣钱，还是厚着脸皮、堆起笑意与那些酒色男人在昏暗

迷乱的角落对酒欢歌。她时时地警告自己，这里虽然挣得多，但不是久留之地，挣够学费之后，马上就离开。可是要在短时间内积累数万元的巨额学费谈何容易。一个涉世不深的女孩怎能扛住金钱的压力与诱惑，每天出入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场所，再坚定的人也会受到熏染，何况一个急需用钱的小女生啊。为了迅速完成积累，她进一步用青春的肌体换来腐蚀身心的金钱。那一晚回校后，她没有哭泣，没有和任何认识的人说话，只是呆呆地坐着，傻傻地盯着自己的双膝。

钱在一天天地长高，罪恶也在一天天地加重。当她正沉浸在就要踏进外国“天堂”的时候，一副冰凉的手铐戴在了她的纤手上。她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坦然得就像背起书包走进教室一样。她没有哭，很温顺的本样，让人看了心生哀怜。

也许你会说，人的眼光有多远，人的行动就会有多远，饿死的从来都是胆小的，丢失的也从来都有定数。但请切记，不要贸然改变生活的态度：因为生活就像一根棍子，一端代表幸福，一端代表苦难，当你托举起这根棍子的时候，你就意味着承载起对它的全部责任。

茫然前行——谁给你撑起一片天

生活的压力难免会使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徘徊，年轻本身也就是一个充满失败的集合，面对年轻，我们能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整理思绪，打点行囊，然后和朋友一起轻装上阵。

四级成绩下来了，大姐再次落榜。同班的男生总是向我们打听，他们一直不明白，以大姐的勤奋怎么就会过不了四级，为什么每学期都有科目被挂，她整天忙碌着在三点一线的生活空间里到底都做了哪些事情？在他们眼里，大姐似乎成了一个谜；而这个谜又何尝不是曾经困扰我们的一个心结。

大姐不光是我们宿舍的老大，同时她也是班里的年龄至尊，她和班里最小的同学能相差五岁，至于为什么这样，原因自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留级。大学刚刚入校的时候，面对大姐刻着些许沧桑和憨厚的脸，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的幼稚。于是，每个人都向她请教，她并不善于言辞的表达反而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就这样，她大姐的地位就被我们认可了，她自己也一直把我们看做是一群不谙世事的小妹妹。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大姐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她的行为，她的举止，她的思维，她的一切原来还停留在一个遥远的时空里；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她的内心世界，我们不能和她很好的交流，甚至对于她的许多事情都要通过她的老乡来告诉我们。

大姐来自甘肃的贫困地区，在那里，她渡过了难熬的二十

几年，父母的离异、窘迫的家境都无形地在她的肩头压上了沉重的担子。由于巨大思想负担的影响，大姐的学习一直没有起色，她甚至曾经走到崩溃的边缘，但她还是在学习，因为她觉得似乎除了学习之外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六年的高中生涯让大姐改变了很多，她不再是以前爱说爱笑的那个小姑娘了，三年的复读给予她的不是如愿以偿地考上重点大学那么简单，她还学会了品味孤独，学会了用行色匆匆来掩饰内心的恐惧。这一切还让她产生了心理的变化，她变得有些迟钝，有些心不在焉，她的思想似乎总是处在一种游离的状态之下，她甚至开始远离我们的现实世界。

的确，面对我们这一群可爱的“孩子”，大姐也曾经高兴过，她觉得终于从以前那个牢笼里解脱出来了，可以融入我们的世界了。然而，她却忘记了自己还曾经在心上套了一张网，用压抑和孤独织就的网，她的心早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形状。没过多久，大姐开始给我们下了定义，我们就成了她心里和嘴里的“小妹妹”，只是小妹妹，因为在她眼里，我们没有和她一样的经历，我们的思想是她不屑一顾的。于是，大姐又继续故步自封，开始在三线一线间穿行，我们成了她生活里必然有的，却又远非必要的点缀。在我们与大姐之间，虽然日渐疏远，没有心灵沟通，没有敞开心扉的欢笑，但也没有矛盾，没有争端。我们从关注她，到试图习惯她，最后到了麻木，她也似乎成了宿舍里的一个简单的符号，我们在成长，她却还是一个简单的符号。

然而，我们对大姐的忽视逐步又变成了重视，而那时已经是大三的下学期了。第三次四级成绩公布的当天晚上，宿舍老五回宿舍拿东西，结果发现老大正坐在桌子旁发呆，手里拿的正是那次四级考试的准考证。大姐并没有理会老五有一搭没一

搭的谈话，只是在那里发呆，那种眼神让老五有些害怕，于是老五整整陪了大姐一个晚上，直到有人回来她才把教室里的东西拿了回来。那天晚上，宿舍里的姐妹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大家突然同时有了一种心情，那就是对大姐的同情。

仔细回忆几年来的大姐，原来，她走的是那么的平淡，没有参加过社团，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和谁吵过架，也没有和谁做过好朋友，除了每学期都有挂科之外，她似乎实在找不到被人圈点的地方。学习对于大姐来说好像成了一种过程，近乎疯狂的努力与令人不满的成绩，甚至面临退学的危机，本来不成比例的一切到她这里似乎就变得协调了许多，我们不知道这该是一种慰藉，还是一种悲哀。

那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努力和大姐沟通，但无论我们使出浑身的解数也看不到她的内心，所以，我们只能暗暗地帮她。每次考完试，我们就到老师那里去求情，所以她以后的考试除了四级以外都过了；在她生日那天，我们让一个同楼的老乡给她捎去一束红玫瑰，那天，我们看到她发自内心的笑……

毕业的时候，大姐已经变得有些开朗了，她终于在最后一次把四级过了，然而她的自闭、她的迟钝却并没有根除，因此，在离校的时候，她依然没有单位接收。在送大姐回家的火车上，我们替她安顿好车上的一切，在她的眼里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依赖，这让我们突然间想起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对她的那种感觉。想想她的以后，我们的心里都觉得有些酸楚，我们不知道她的将来会是什么样，会不会有个稳定的工作，会不会有个可以让她依靠的男人，会不会还是让别人同情？

大姐的身影和着火车的嗡鸣在我们的心中远去，她将继续她的许多无奈，我们只能祈祷，祈祷能有个人为她撑起一片湛蓝的天空，祈祷她能有个平安的生活，祈祷她会幸福。

远离群体 独木桥上的身影

人类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物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群体当中，三六九等都是人们自己分出来的，而实质上平等才是最真实，最重要的。

刚报到的时候，就看到晓君，她的外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总觉得她特别像维族姑娘，可后来才知道她是汉族，而且家乡是离新疆很远的福建。晓君的沉静让很多人以为她是个很少和人交往的人，她很少笑，也很少和同学说话。到开学半年的时候，班里的男生当中好像只有作为班长的我和她的一个老乡和她说过为数不多的几句话，至于大一新生的各种活动，她除了班会以外是一概不参加。

然而，知情的女生后来告诉了我们真实的情况。晓君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学历最低的就是她，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哥哥是清华博士，姐姐在德国留学，而她自己也在我们这所号称全国重点的大学里读书。按这样的情况分析，晓君应该是个十分厉害的角色，而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沉默不语。难道她是个例外？可我从她的眼神里又总是感觉到什么特殊的东西。女生的情报恰恰印证了我的感觉，晓君的确是个用外表蒙蔽我们的高手。

晓君其实是很善于言辞的女孩子，她的交际能力也很强，只不过我们不是她伸出手的对象。在宿舍里，姐妹们开始都以